

新式標點

九尾龜

上海三友書社印行

1925.

龍尾龜卷三

第九十七回 鶯飛草長望斷蕭郎 添酒回燈重開夜宴

上回書中正說到章秋谷在西安 方龍蟠珠家，與陶伯璵陶觀察相見。陶觀察取出東坡小松的信來。遞在章秋谷手內。章秋谷順手拆開，看了一遍。大家又客氣了一回。辛修甫是客人已經到齊，便和衆人代寫局票，一個一個的寫過來。到了陶觀察面前，辛修甫問道：「你是不是還叫薛金蓮？」陶觀察聽了，嘆一口氣道：「薛金蓮已經嫁了人。我就叫三馬路的胡玉蘭罷！」章秋谷聽了，跳起來問道：「怎麼？薛金蓮已經嫁了人？」陶觀察聽了，只點一點頭，並不開口。章秋谷詫異道：「我昨天下午，還看見你同着他在張園飲茶，怎麼會嫁起人來？不要你上了人家的當罷！」陶觀察聽了，又嘆一口氣道：「我親眼見他嫁人的；怎麼會上人家的當？」秋谷聽了，十分詫異，不懂這個裏頭究竟是一樣的一件事情。便細細的問了陶觀察一遍。陶觀察也把薛金蓮如何問他借錢，如何前天已經除了牌子，如何今天嫁人的事情，一一的都告訴了章秋谷。秋谷聽了，哈哈的笑道：「如

此說來，總算便宜了他。」陶觀察聽了，不懂秋谷的話，是什麼意思，只眼靜靜的看看秋谷的臉兒。

秋谷正要開口，忽地裏陳海秋接過來說道：「算了，算了！你要想替人出氣，也要看着各人的自家情願。萬一這個人不願意要和你出力，你又怎麼樣呢？」說着，不由也哈哈的笑起來。秋谷聽了也笑道：「你又不是人家肚子裏頭的蛔蟲，怎麼知道人家不願意呢？」

正說着，辛修甫走過來，對着秋谷說道：「你還是那去年的兩個舊相好麼？」秋谷道：「我到了上海，統共只有一天，那裏又有什麼新相好？」辛修甫點一點頭，又問陳海秋道：「你呢？叫什麼人？」陳海秋道：「叫西鼎豐林媛媛……」一句話還沒有說完，章秋谷攔住他道：「好好的范彩霞不叫，叫什麼林媛媛？」說着，又對辛修甫道：「你不要管他，只顧寫范彩霞就是了。」陳海秋連忙說道：「你這個人，豈有此理？我剛纔和你說的話兒，你難道沒有聽見麼？」章秋谷微微的笑了一笑道：「你不要多問，只依着我的話兒去做就是了。到了那個時候，我自然有個法兒。」陳海秋聽了，便逼着章秋谷，要問他是個什麼法兒。章秋谷一言不發，只看着陳海秋微微冷笑。陳海秋一連問了幾聲，章秋谷

只是不答。陳海秋急了，走過來把秋谷推了一把道：『怎麼樣，你今天變了性子麼？』秋谷聽了，方才對他笑道：『你要我幫你的忙，就是這個樣兒，須要聽着我的指揮命令，並且不準你無故多言。如若不然，就煩你另請高明。我也沒有工夫，來管你的這些閒事。』陳海秋聽了，沒奈何，只得都著一張嘴走了過去，口中咕嚕道：『好好的講明白了不好；一定要把這樣的悶葫蘆給人打，不知道是個什麼意思？』

秋谷見陳海秋一個人在那裏自言自語，覺得狠有些兒好笑，便也立起身來，走過去附著陳海秋的耳朵，低低的說了幾句。陳海秋聽了。心中大喜，回過身來，深深的向秋谷打了一恭，口中說道：『多謝費神。』但是陳海秋還沒有說出來，秋谷朝着他把手搖了一搖，叫他不要說穿。陳海秋點頭會意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辛修甫來請他們入席，打斷了他們的話頭。大家依次坐下。龍蟾珠過來，斟了一巡酒，唱了一段文昭關，便立起身來，對着大家說道：『對勿住，請寬用點，倪出堂差去。』便扶着大姐阿小妹的肩頭，嫋嫋而去。

這裏龍蟾珠剛剛出去，那邊范彩霞恰恰進來，蓮步未移，香風已到。章秋谷的坐位，剛剛對着房門，恰好和范彩霞打了一個照面。只見他穿一件閃光紗湖色夾襖，下面襯一條

淡蜜色春紗褲子；髻雲高擁，鬢鳳低垂；檀口含朱，蛾眉挹翠；身材天娜，骨格輕盈；走進門來，先擡起那一對秋波，四周圍飛了一轉，剛剛轉到章秋谷面前，忽然呆了一呆，不覺出聲叫道：『阿唷！二少爺！幾時來格呀？』秋谷也笑着，對他點一點頭道：『我們一年不見，你竟居然記得我這樣的一個人。』范彩霞聽了，不覺面上一紅，別過頭去，見了陳海秋，待理不理的叫了一聲陳老，一屁股就坐在陳海秋背後；回轉頭來，再看章秋谷時，只見章秋谷的一雙眼睛，在上上下的打量着他。范彩霞見了，嗤的一笑，不因不由的飛了章秋谷一個眼風。兩個人便密密切切的談起來。

正談得高興，早聽得門外弓鞋細碎的聲音，門簾一起，走進兩個麗人，手挽着手的，並肩進來。秋谷連忙舉目看時，原來就是自己叫的兩個信人，一個久安里的陸麗娟，一個迎春坊的梁綠珠，婷婷嫋嫋的走到面前。只見陸麗娟身上着一件元色外國紗夾襖，襯一條淡淡的淺藍閃光紗袴；蛾眉欲蹙，皓齒微呈；丰彩驚鴻，瓊環回雪。再看那梁綠珠時，只見他着一件本色春紗夾襖，襯着一條湖色褲子；秋水橫波，春山斂黛；風鬟霧鬢，皓腕纖腰。兩個人手挽手兒，立在一處。恰好兩個人的長短，都差不多。

當下梁綠珠和陸麗娟兩個人走進門來，一眼早看見了章秋谷，兩個人齊叫一聲：『二少

便輕移蓮步的走過來，坐在章秋谷身後梁綠珠先開口道：『二少，耐倒好格，儉勒倪搭一逕勿來介？』秋谷笑道：『我剛剛昨天到得上海，忙了一天，那裏有工夫到你們那裏去？』梁綠珠聽了，把嘴一拔道：『耐哪撥工夫到倪搭去，吃花酒倒有工夫格？』秋谷道：『這是應酬朋友，算不得吃花酒。』梁綠珠聽了，飛了秋谷一個白眼道：『應酬朋友末有功夫格，到倪搭去末哪撥工夫，阿對？』秋谷聽了，一時竟回答不出什麼來，只得哈哈一笑道：『算了！算了！不用挑眼了！就算是我的不是何如？』陸麗娟聽了，對着秋谷微微一笑。梁綠珠還在那裏自己低低的說道：『生來是耐勿是曉！』

陸麗娟趁着這個當兒，握着秋谷的手，低低的問道：『耐阿是昨日來格？倪搭仔耐長遠勿看見哉！耐身體浪向阿好？儉勒一逕勿到上海來介？倪末一逕心浪向牽記煞。』秋谷聽了，對着陸麗娟笑道：『多謝！多謝！承情得狠！』說着，把手緊緊的握住了陸麗娟的纖手，四目相視，脈脈含情。

秋谷正在出神，恰被梁綠珠扭過身來，附在秋谷耳朵上，悄悄的说道：『恩得來，阿要窩心？』秋谷出其不意，倒被他嚇了一跳，便也回過頭來，一把握着梁綠珠的手，左顧右盼，心花大開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忽然覺得肩頭上有人一拍，擡起頭來看時，只見范彩霞

睜着一對水汪汪的眼睛，對着自己的臉兒，似笑非笑的，說道：『二少！倪去哉！晏點有工夫末，請到倪搭去坐歇。不過倪搭小地方，怠慢煞格。勿得知耐二少阿肯賞光？勿肯賞光？』說着，又對着秋谷飛了一個眼風。秋谷聽了，便也打着蘇白，回答他道：『阿唷！先生！勿要客氣；捨人勿曉得范彩霞先生是上海灘浪天字第一號格紅倌人。』范彩霞不等他說完，把眼一瞟道：『好哉！好哉！勿要鈍哉！』一面說着，一面往外便走；走到房門，回過頭來，對着章秋谷嫣然一笑，急急的走了出去。

章秋谷見了，不由得叫一聲好。梁綠珠接着說道：『勿要瞎拍馬屁哉！阿是剛剛格馬屁還齣拍足？』秋谷聽了，也覺得好笑；正要開口，恰恰的陶觀察要和他搯拳，便把這句話兒岔了過去。

秋谷和陶觀察搯了五拳，秋谷輸了三拳。秋谷自己吃了兩杯，梁綠珠代了一杯。陶觀察打了一轉通關，便立起身來，對辛修甫說別處還有應酬，匆匆的要走。辛修甫見他要去，別處應酬，不便留他，由着他一個人去了。

秋谷等梁綠珠和陸麗娟走了之後，便也起身要走。辛修甫道：『你今天還有什麼事情沒有？』秋谷道：『事情是沒有什麼；但是等會兒要去看兩個人。』辛修甫笑道：『你無

非要到陸麗娟和梁綠珠處，打兩個茶圍。等一回散席之後，我們一同去就是了。這個時候，你就是去也是碰不着的。」秋谷聽了，覺得不差，便也依着辛修甫的話兒，坐了一回；大家散席之後，同着辛修甫陳海秋王小屏等一班人，到陸麗娟院中，坐了一面。麗娟有心要拉攏章秋谷，竭力應酬，盡心巴結，奉承得章秋谷十分歡喜；在他那裏坐了一點多鐘的工夫，又同着衆人到范彩霞那裏去坐了一回。

范彩霞對着陳海秋，還是那般冷冷落落的樣兒，却打起精神，來應酬秋谷。秋谷被他殷勤不過，也只得略略的領略些兒。陳海秋在旁邊看了，十分難過，口中又說不出什麼來，只得催着秋谷，叫他快走。秋谷也無可不可的，出了院門，便別了衆人，自家回去。

到了明天，秋谷還沒有起來，陳海秋已經來了，坐在樓下書房裏頭，等了一同，章秋谷方才下來。陳海秋一見了章秋谷的面，便囔道：『你這個人，真真的豈有此理？我托你的事兒，你不肯和我想個法兒，也還罷了；你自己倒和他吊起膀子來。天下那有這般道理？』秋谷聽了笑道：『你不要這般性急；我既然答應了和你設法，自然總有一個好好的安籌。至於吊膀子的一層，並不是我去吊他，却是他來吊我的。這樣的就口饞頭，我也落得尋尋他的開心。難道我當真要去吊他的膀子麼？你若怕我剪了你的邊，在旁邊吃起醋來，

這件事情就辦不來的了。』陳海秋聽了，也笑道：『我也不過是這樣說罷了。我和他又沒有什麼交情，那裏會吃什麼醋？不過你既然答應了同我說法，何不把這個法兒和我講個明白，也好等我心上喜歡一下。何必一定要叫我打這樣的悶葫蘆呢？』秋谷聽了，低着頭想了一想，方才對陳海秋說道：『這件事情，有個絕好的法兒在這裏，管教大大的糟場他一下，出出你的悶氣。但不知道你自己的意思怎麼樣？』當下章秋谷對着陳海秋說出一番話來。

有分教，望斷藍橋之路，無那蕭郎；強尋巫峽之雲，難爲神女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八回 范彩霞安心慢客 東尚仁叫局確和

且說章秋谷對着陳海秋說道：『這件事兒，雖然我和你做個軍師，究竟要你自家定個目的。你的意思，到底怎麼樣呢？』陳海秋道：『我也沒有什麼一定的目的；只要和你出了這口悶氣，也就是了。』章秋谷道：『就是你要翻他的本，出口氣兒，也有幾等幾樣的方法兒。你老實說，你究竟心上怎麼樣？』陳海秋道：『我一時也想不出什麼主意；你的

意思又怎麼樣呢？」秋谷道：「依着我的心，上想起來，你不過因爲范彩霞看不起，有心騙了你的錢，又不肯留你住夜。只要好好的想個主意，把他大大的糟塌一下，出出你的氣兒。你說可好不好？」

陳海秋聽了，沈吟一回，把頭搖了一搖道：「這個主意，雖然不錯，未免便宜了他。據我的意思想起來，他既然不肯留我住夜，我如今偏要……」陳海秋說到這裏，覺得有些說不下去，便頓了一頓，說不出來。章秋谷聽了，心上早已明白，故意問道：「偏要什麼？說下去！」陳海秋面上一紅，覺得有些不好意思道：「算了罷！你不用假裝糊塗了。」秋谷聽了，哈哈笑道：「照你這樣說起來，無非還是想要他留你住夜。上海的倌人也狠多，就是面貌比他好的，也還不至於找不出來。何必一定要看中這個范彩霞呢？」陳海秋聽了，面上紅了一紅，一時間回答不出來；停了一停，方才慢慢的答道：「我也並不是一定要和他怎樣；不過我在他面上，花了無數的錢，他竟把我當作個天字第一號的廬生，好像是理應孝敬他的一般，你想可恨不可恨呢？如今我的意思，要和我想個法兒，叫他自家俯就；一則出了我的一腔惡氣，二則也好借此坍坍他的檯。只不知可做得做到做不到？」

秋谷聽了道：「有什麼做不到！你只要依着我的話兒行事，我叫你怎麼樣，你便怎麼

樣，到了那個水到渠成的時候，自然有一個叫他不得不如此的法兒。你只好好的等着就是了。」陳海秋聽了，心上甚是喜歡，却故意做着不相信的樣兒道：「你不要這樣的拿得千穩萬穩的。范彩霞這個混賬東西，比不得別人。我不信你就有這般手段。」秋谷聽了，冷笑道：「你不信就罷！請你自家去另想法兒，與我不相干。」陳海秋一聽秋谷推托，心上又着急起來，再三的央求秋谷和他想法。秋谷到了這個時候，方才把自己的主意，細細和他說了一遍。喜得陳海秋直跳起來道：「這個主意，拿得定他一定上鉤的麼？」秋谷道：「這個自然；若是撿了別人，我不敢說他一定怎樣。至於范彩霞這個東西，我久已知道他的歷史，還你百發百中，手到拿來。」陳海秋聽了，十分歡喜；又坐了一回，說了些天南地北的閒話，方才告辭走了。

草秋谷從這一天起，接連拜了幾天客，應酬了幾天。這一天下午，剛剛在金谷春大菜館裏頭走出來，劈面又撞着了陳海秋，便拉着秋谷，一同到東向仁去。秋谷一路走着，同陳海秋講道：「你拉我到東向仁去，你不怕我要剪你的邊，和范彩霞弔膀子麼？」陳海秋也笑道：「憑你去怎樣弔法，我總不吃你們的醋就是了。」

兩個人說說笑笑，一路到東向仁來。到了范彩霞院中，兩人走進房內。范彩霞剛剛起

來，正在那裏梳洗，見了陳海秋進去，只微微的朝他點一點頭；忽然擡起頭來，見了章秋谷在陳海秋的後面，登時滿面添花，立起身來，口中說道：『阿唷！二少！今朝陸裏一陣好風，吹仔耐來哉呀？幾日天勿見哉嘅！』范彩霞格位姨太太阿好？』章秋谷含笑點頭道：『多謝！多謝！托福！托福！』一面說着，一面走到范彩霞後面，把一隻手輕輕的在他肩上一搭道：『請坐！請坐！你只管辦你的公事，不要客氣。』范彩霞回頭一笑，兩頰生紅，對着秋谷笑道：『倪無佗事體呀！耐二少是難得請過來格客人。今朝賞倪格光，到倪間搭小地方來坐歇，總要客氣客氣格嘅！』二少爺阿對？』范彩霞一面說着，一面自己坐了下來，指着靠窗的一張椅子，對章秋谷道：『二少坐哩！』

章秋谷聽了，也隨隨便便的坐下，却細細的擡起眼睛來，打量范彩霞時，只見他身上穿着一件半舊的熟羅短襖；春生寶靨，紅上眉梢；一縷漆黑的頭髮，一個娘姨，替他解開了，直拖下來，差不多直垂到地，透出一股冰桂蘭麝的味兒；胸前的兩顆鈕扣，沒有扣好，微微的露出裏面楊妃色的抹胸，扣着一條黃澄澄的金練，襯着那纖腰婀娜，雲鬢惺忪；覺得無限嬌嬈，十分妖豔。章秋谷看了這般的一付樣兒，也不知不覺的心上怦怦欲動。范彩霞一面梳頭，一面偷眼見了章秋谷這般模樣，越發的眉梢眼角，賣弄精神。

秋谷到了這個時候，免不得也要略略應酬，只把一個陳海秋，丟在那裏，既沒有人和他講話，也沒有人去理他，好似老僧入定一般，坐在那裏，無聲無臭。章秋谷始終意不在此，便立起身來，對陳海秋道：『我們沒有什麼事情，還是約幾個人來碰和罷！』陳海秋聽了道：『也好！我們就去約了陶伯瑰和辛修甫來碰一場和。但不知他們來不來？』范彩霞聽了，接口道：『耐寫仔請客票，叫相幫去請請看末哉！今朝辰光勿晏，陶大人搭仔辛老，勿見得出去格。』說着，又飛了秋谷一眼，好像打個照會的一般。

陳海秋寫了兩張請客條子，叫相幫去請辛修甫和陶伯瑰。相幫去不多時，早聽得樓下相幫高叫客人上來。陳海秋和章秋谷方才立起身來，辛修甫已經忽忽走進。秋谷笑道：『請客的還沒有回來，客人倒已經來了。』辛修甫見了陳海秋和章秋谷，也略略的講了幾句套話。

這個時候，范彩霞的頭已經梳好，便立起身來，應酬了修甫幾句。等了一回，陶觀察也來了。范彩霞便叫娘姨大姐調開桌椅，取出一付烏木牌，并一付籌碼來，問陳海秋籌碼怎生配法？陳海秋還沒有開口，陶觀察搶着說道：『自然打現的；那個來打什麼籌碼？』秋谷微笑不言。范彩霞聽了，便把籌碼拿了過去，把那一付牌，倒在桌子上，揀出東西南

北四張，放在中間。秋谷順手拿過一張牌來看時，原來是象牙牌面，雕得甚是精緻，不覺順口贊道：『好講究的牌；果然這個地方，和別處不同。』范彩霞聽了，只道是有意贊他，便擡起頭來，又對著秋谷一笑。

秋谷却没有留心，見范彩霞對他一笑，心上方才明白，心上倒覺得有些不得勁兒，便搭趣著問辛修甫叫局不叫。辛修甫道：『我們四個人碰和，我看不必舉局罷！』秋谷道：『叫幾個人來，覺得鬧熱些。』辛修甫聽了，便也答應，秋谷便代他們寫起局票來——辛修甫叫龍蟾珠，陶伯堯叫胡玉蘭，陳海秋也叫了一個西鼎豐的林媛媛。章秋谷不消說，自然就是梁綠珠和陸麗娟了。

當下大家講明打五十塊錢一底的二四。大家扳了坐位，便碰起來。碰了幾副，叫的局已經來了。梁綠珠和陸麗娟坐在秋谷身後，默默的看他發牌。起先的幾付牌，平平的都沒有什麼輸贏。陳海秋碰了兩圈，便叫林媛媛和他代碰。剛剛遇着他的莊，一起手便是中風，開了個暗槓。陶觀察又打了一張東風，林媛媛又碰了出來。轉了幾轉，秋谷見林媛媛的牌，只打了一張萬子，便和陶觀察同修甫道：『莊家是萬子一色，你們留神一點。』一句話還沒有說完，陶觀察忽然打了一張發風出來。林媛媛見了，把牌攤出，計算起來四百和牌

，給他和了一個倒勸。

辛修甫等大家算清了賬，便問：『陶觀察爲什麼無緣無故的打出一張發風？』陶觀察道：『我自己要利，怎麼不要打這張發風呢？』秋谷聽了，心上覺得狠有些好笑，狠想問他：『你自己想和，如今可想到了沒有？』却又爲着和他認識沒有許多時候，恐怕他動氣，便也微微一笑，並不言語。

那知自此以後，林媛媛的牌風大旺起來，一連莊上和了幾付。接着辛修甫和了一付兩翻的索子一色。不到四圈牌，章秋谷已經輸了一百四五十塊錢。陸麗娟見了，便要 and 秋谷代碰。秋谷便立起身來。讓他去碰。陸麗娟碰了兩圈，輸得比秋谷更多。秋谷詫異道：『我平日碰和，從來沒有輸得這般利害。今天什麼緣故，忽然這個樣兒。』便叫陸麗娟立起來，原是自己坐下去碰。

范彩霞見秋谷一雲時的功夫，已經差不多輸了三百塊錢，便走過來，站在秋谷身後，指手畫腳的指點他。只見秋谷起出牌來，都是七不搭八的，沒有一張好牌。范彩霞見了，顰着眉頭，把頭連連的搖了幾搖。忽然上家陶觀察發出一張二索來。范彩霞說一聲吃，秋谷只當沒有聽見的一般，范彩霞不懂秋谷的意思。轉了一轉，陶觀察又打出一張九萬。范

彩霞道：『碰！』秋谷還是只當沒有聽見，逕去摸牌。范彩霞在旁邊看了，忍不住問道：『二少，耐碰錯哉！碰和勿是實梗碰法格。蠻好格九萬，倫格道理勿碰呀？剛剛只要聽仔倪格閒話，吃仔二索，碰仔九萬，故歇和也和脫哉！』秋谷道：『我有我的道理在裏頭，用不着你和我着急。』

范彩霞聽了，那裏肯信，口中只在那裏咕囔道：『阿有倫碰和勿碰九萬格道理？唔篤大家聽聽看。』秋谷聽了道：『等一回兒碰完了，再和你細細的講這個裏頭的道理。這個時候，沒有工夫。』說着，又歷亂擲牌。范彩霞仍舊立在秋谷後面看他。對面辛修甫打了一張七萬，秋谷說一聲碰，便打出一張八萬。范彩霞見了，嚷道：『格只七萬隨便那哼噻撥碰格道理。豪燥點勿要碰。』秋谷微笑道：『這個道理你不懂的，不要來和我混鬧。』范彩霞聽了，愈加不服，把身軀一扭，走到烟榻上，一屁股坐下，對着梁綠珠陸麗娟兩個人說道：『倪看今朝格二少有點輸昏仔頭哉！』正是：

『搏菰陸博，偏多制勝之方；蹴鞠彈棋，亦有神明之化。』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文，便知分曉。

第九十九回 义麻雀名士講牌經 賣風情館人弔膀子

且說范彩霞見章秋谷碰和這般碰法，心上大大的不以爲然，口中咕嚕着說道：『倪從來勸看見碰和實梗樣式。』秋谷聽得范彩霞這樣的替他着急，心上也覺得有些好笑，便對他說道：『我的碰和，和別人不同，另外有我的法兒。你不信，你只走過來好好的看一下，就知道這裏頭的道理了。』范彩霞聽了，便又走過來，站在秋谷後面，細細的看着。這番秋谷的莊，恰和了一付，又接着連了一付七十二和的筒子一色。接着辛修甫和了一付，輪着林媛媛的莊。

范彩霞在秋谷背後，看着他起出牌來，也是平平常常的，不見得怎樣好法。碰了兩轉，上家陶觀察發出一張五索，秋谷不吃，順手去摸起一張東風來，打出一張四索。范彩霞看了，也不開口，只把秋谷的衣服一拉，秋谷微笑搖頭。一轉過來，秋谷去起出一張三萬，成了三四五萬的一搭，便又打出一張六索。辛修甫見了，詫異道：『你與其拆掉四索六索，爲什麼不吃他的五索呢？』秋谷笑道：『照這樣的一付牌，就是和了，也不過一個平和，有什麼希罕？』等了一回，辛修甫發出一張南風，秋谷碰了出來，發出一張九索。這